

# 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清 繡 天 王 像 之 二



在恭摺具奏嘆咭喇國夷船因風漂泊闖洋防範不力之閩安水師副將都司、請旨摘頂、勒令趕緊驅逐、並恭呈起獲夷書一案、除將奏摺夾板專差恭摺奏聞外、計咨發夷書五本、右咨呈軍機處、  
 大人轉進外、所有夷書五本、不能裝入摺匣、相應咨送、爲此咨呈軍機處、  
 大清光緒十二年四月初二日、

清 陳 書 畫 大 士 出 海 像



陳書，號上元弟子，晚年自號南樓老人、秀水人、太學生袁勳長女、適上舍錢綸光、陳繼母、善花鳥草蟲、筆力老健、渲染妍潤、深得偉格沒骨遺意、間作佛像、子經從孫之受其法者、亦如四家之宗、衛夫人也、內府所藏甚夥、乾隆題爲神品、初上舍家貧好客、夫人典衣簪以供、書畫盡以給、粟米屢空、晏如也、卒年七十有七、

## 清代外交史料拾遺(續)

(一)道光朝禁煙及其交涉史料

魏元愼奏請將閩洋防範夷船不力之副將都司請旨摘頂勒令趕緊驅逐由

咨呈

兼署閩浙總督鹽政印務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魏爲

咨明事、竊照本兼署都察院

射陽先生存稿選(續)

重刻金陀粹編序

鳥乎、武穆岳王之事、豈非萬世之至痛也哉、夫莫辱於大羊猶夏執中國之二君以去、囚服而不還、莫憤於復讐雪耻之兵、幾播平賊矣、而中道森沮、狼狽而隨能、莫冤於貫天之忠、高世之績、而加之誅死之罪、父子都曲併命而不得辭、鳥乎、尙忍言乎、當是時、張俊妬而高宗庸、而秦檜者、金虜之乎也、槍主其謀、倭成其決、而高宗過焉、王得能全哉、是故軍伍則告奸矣、臺諫則承風矣、轉寺則鍛鍊矣、身



詩送  
士龍腹兄

從表弟翰林學士李宗誥上

銅魚四明守竹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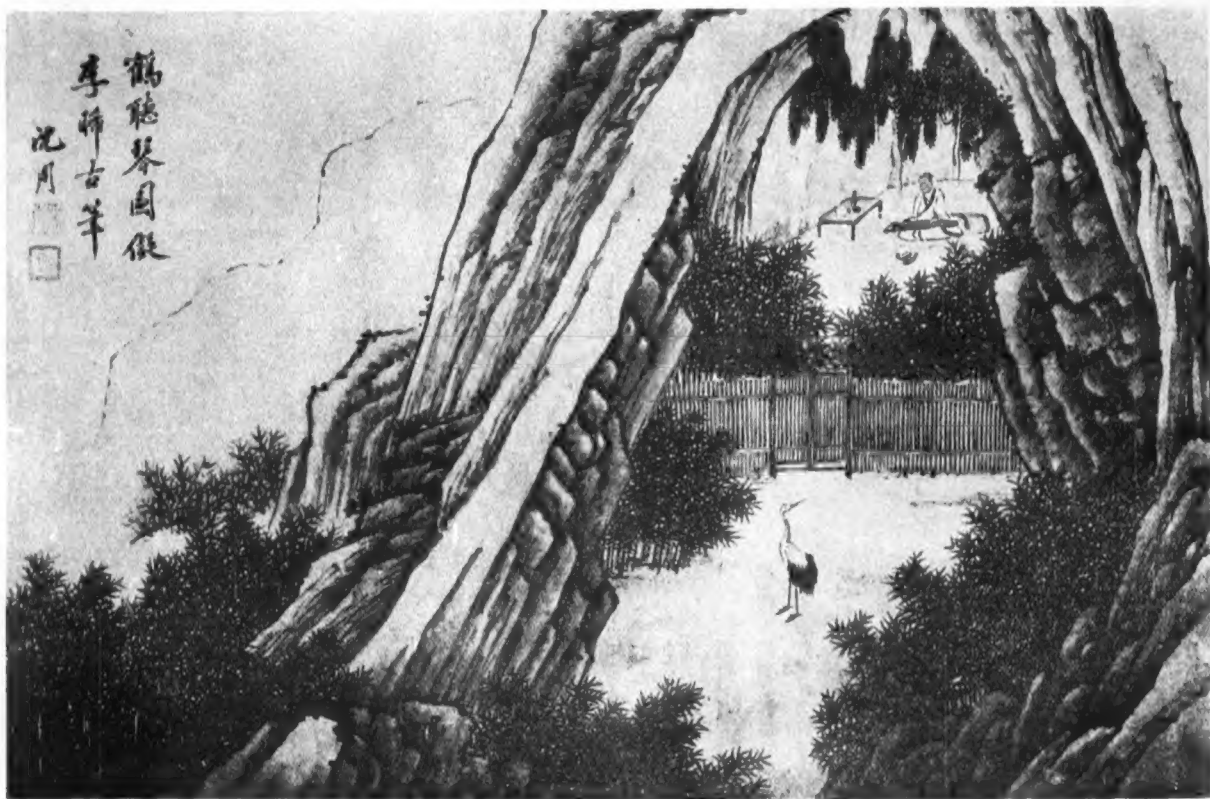
十年兄慘袂河梁別鳴橈  
國行登樓知日近傍海見潮  
生郡政應多暇新詩幾首成

(一之書法人宋)

李宗誥、防子、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又獻文自薦、真宗時累拜右諫議大夫、初、防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誥不數年並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尤好勸接士類、獎拔後進、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六卷、預修太祖實錄、續通典、又作家傳錄、並行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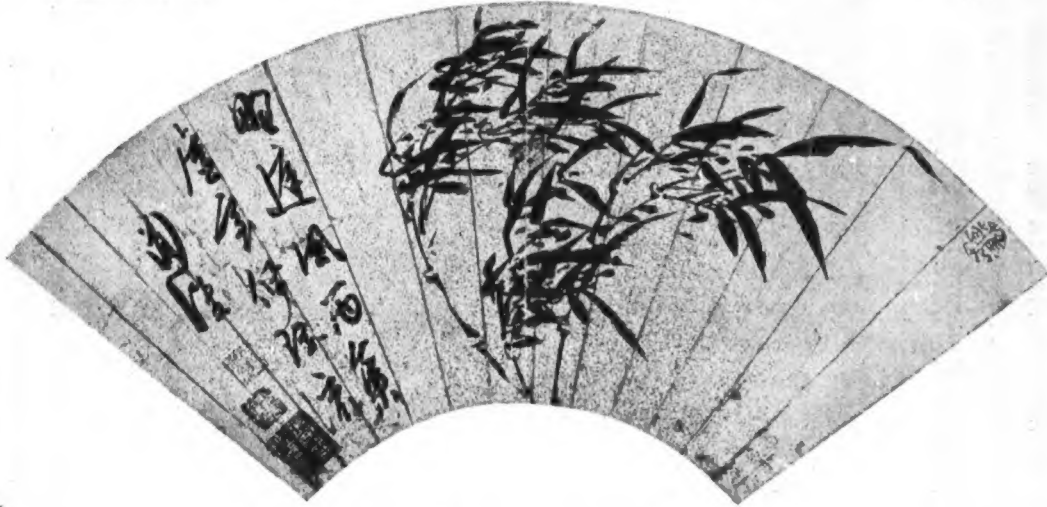
最後劉允升仰開一叩而東市及矣、在情之心、方且彌縫蓋復、掃除譴謫、謂天下後世之可掩可欺、而亦孰知理之不可勝哉、神明昭復、積晦洞開、恤典寵章、沛焉昇至、而復再世有人爲一代文儒之雋、顯書細證、懷贖繼天、雖出於私門赴迎迫切之至情、而人莫不以爲大信大公者、蓋天理也、故凡覽斯編者、諒有感於衷焉、鳥乎、王之痛、在兒童婦女能言之、似無藉於斯編、而觀斯考核之精、益以見情謀之無益、森邪誤國、祇自誤耳、不亦愚甚矣乎、編爲若干卷、浙舊刻於運司、司長盡淙黃公、因其久而數也、易焉、忤來以微序、然則是書之梓、固非徒岳氏之家乘、而公之刻之也、亦豈徒浙司之故事已哉、未究

仙羽聽琴 明沈石田畫冊之五(小傳詳前)



(小傳詳前)

明 陳 道 復 風 竹 扇



繪事雜錄 (續)

四友齋叢說 (續)

元人之畫、遠出南宋諸人之上、文衡山評趙孟頫之畫、以為唐人品格、倪雲林亦以高僧書與石室先生東坡居士並論、蓋二公

清 金 廷 標 拽 杖 看 雲



金廷標、字士揆、鴻子、紹父藝入妙、乾隆南巡、進白描羅漢、供奉內廷、入直數載、卒於京寓、

神韻最高、能洗去南宋院體之習、其次則以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為四大家、蓋子久叔明仲圭皆宗董巨、而雲林專學荆關、黃之蒼古、倪之簡遠、王之秀潤、吳之深邃、四家之畫、其經營位置、氣韻生動、無不畢具、即所謂六法兼備者也、此外如陳惟允、趙善長、馬文璧、陸天遊、徐幼文諸人、其韻亦勝、蓋因此輩皆高人、恥仕胡元、隱居求志、日徜徉於山水之間、故深得其情狀、且從荆關董巨中來、其傳派又正、則安得不遠出前代之上耶、乃知昔人所言、一須人品高、二要師法古、蓋不虛也、衡山評畫、以趙松雪高房山元四大家及沈石田之畫、品格在宋人上、正以其韻勝耳、況古之高人與到即着筆點染、故只是單幅、對軸亦少、今京師貴人動輒以數百金買宋人四幅大畫、正山谷所謂以千金購取者、縱真亦不佳、而況未必真乎、

宋 蜀 本 新 刊 唐 昌 黎 先 生 論 筆 語 解 卷 一 之 一 頁

新刊唐昌黎先生論筆語解卷第一

趙郡李 愈 昌黎韓 愈

學而第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然復乎

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之謂

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

抱橋徒死馬云反覆失其旨矣

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部曲將之印



鼻 紐

部曲將之印



鼻 紐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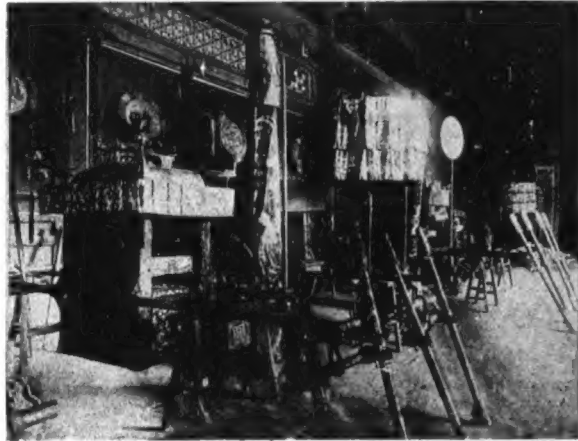
書局杭州抱經堂

定價 毛邊紙每部六角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部



神武門城樓陳列變與之一



元人又有柯丹丘九思、台州人、棲茅竹石、全師東坡、其大樹枝幹、皆以一筆塗抹、不見有痕迹處、蓋逸而不逸、神而不神、盤旋於二者之間、不可得而名、然斷非俗工所能夢見也、

余家有倪雲林所作樹石遠軸、自題云、嘗見常樂佛因地圖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適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及見高仲器郎中家藏符水牛圖、枯柳岸石、亦半意爲之、韻亦殊勝、石室先生東坡居士所作樹石、正得此也、近世惟高尙者龍頤略之耳、余雖不敏、願仿其高勝、不敢盤旋於能妙之間、其庶幾所謂自然者乎、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于李龍眠、李龍眠出于顧愷之、此所謂鐵線描、馬和之馬遠則出于吳道子、此所謂蘭葉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關仝、荆浩、其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作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馬遠夏圭、亦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樹石行筆甚道勁、夏圭善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未完)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

(續)

栗亭

才知(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不見得一定可以通譜、張作霖並未同薄先生有什麼特別關連、那種御筆一方、壽佛一尊等的拉攏禮物、凡做大官的無不有分、張作霖固當有一分、便是曹錕、吳佩孚都常有一分、(止有段祺瑞、孫文、除近來的蔣席各一席外、還不曾發見來往一字、)而且長春宮所懸的生日遠禮單、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固有其名、即聞至孫潤宇等亦有其名、故正誼書社的本子、如是的污蔑了現世人物、恐贗我們、我們止有怒氣更激昂、這便叫做由恐慌而激昂、

況且那本正誼先生的典調訓語、最無禮的、便是蔑視少數機關之行動、憤然機關爲民

神武門城樓陳列變與之二



國軌外的亂黨、則攝閣應當請諸市朝、如其認爲一時反正的法團、他所做的便是民國要典、如何能向由他產生的執政府讓焉、何一革命政府沒有便宜行動、即以段祺瑞與馮玉祥兩兩相比、段氏者若曰、段氏功在民國、一上書清室退位、二反對袁世凱稱帝、三制止張勳復辟、四懲拘曹錕於圍城、馮玉祥則使黎元洪去津、事同於上書清室退位也、若笑馮玉祥曾擁曹錕、則段祺瑞曾擁袁世凱、也高明不到幾分、馮玉祥反對曹錕、事同於段祺瑞反對袁世凱、馮玉祥毀了吳佩孚、也抵得段祺瑞毀了張勳、段祺瑞不忍改變條件、出清儀於宮外也、因而馮玉祥代而出之、馮玉祥不忍拘曹錕於圍城也、因而段祺瑞代而拘之、如其謂彼等之對於私人、尙另有功罪、這是我等所不服管、至於彼等之對於民國、君子可欺以其方、承認其功罪有如是、故要而言之、如一日馮玉祥代段祺瑞執政、馮玉祥能立出曹錕於圍城者、則段祺瑞今日代攝閣、亦不妨立進清儀於清宮也、倘使馮先生與段先生喜惡隨其恩私而任意、則民國無復餘地、由是而認真、由是而仇嫉、由是而激昂、曹錕可做李彥青之續、清儀先生亦或把臂於尼古拉第二、故曰那班耗子、癩蟲、鱷魚、非送他上斷頭台不止、此所謂危哉清儀先生、

一四、二、一、(未完)

本刊第一期至第廿六期合訂本業已出版

裝潢精雅定價每冊一元五角合訂本內所有各期停止零售成書無多希注意

本院最新出版物

購者從速

宋四家墨寶

此冊以前所登宋四家墨寶現用上等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冊大洋九角

沈石田山水册

此冊即本所刊所登沈石田山水現用上等綿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大洋九角

名教罪人

此書清宮原藏外無傳本今用上等連史紙精印定價大洋五角

宋人法書

此冊亦本所刊現在運到所登其中宋人墨迹多爲世人所未見者誠希世珍也刻用上等綿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冊大洋一元五角